

书人书事

中年读张爱玲

| 钱红莉 文 |

1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小城书摊偶然得见一套浅绿封面《张爱玲文集》,四本,安徽文艺出版社,责编——沈小兰。

多年后,定居合肥,将沈小兰这个名字一直记得牢,频频向人打听,得到的回复是,她早已退休。同样九十年代,《读书》杂志上忽现一篇《遥寄张爱玲》(如果张爱玲当初不听宋淇劝阻,执意于七十年代将《小团圆》发表,也根本没有柯灵什么事了)。彼时,读柯灵这篇长文,不免有一种黄昏的怅惘(依照柯文中所表达的惋惜之情,莫非——张爱玲不该弃国离乡,脱离故土才华消逝,后半生再也没有好作品问世?)。及至《易经》《雷峰塔》《红楼梦魇》等陆续问世,到底是大陆的封闭,导致了自说自话。

那套《张爱玲文集》,系盗版,通篇别字,一边读,一边修改,直如跋足老牛犁田,一直卡顿着,缺了一气呵成的畅快。只好将就着统一校一遍,再重新来读。此前,只拥有一本浙江文艺社《张爱玲散文全编》。倏忽三十年而去,说“散文全编”,已欠周到,连她八九十年代发表于台湾报刊杂志的篇幅一律无缘收进。

2

己亥初秋,忽然想起读夏志清编注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之前,分别读过她给庄信正、宋淇夫妇的书笺。斯人已逝,留下这一封封珍贵信件,格外给人“时不我与”的凛冽,大约是冬日黄昏过后,空气里渐趋冷却下来的霜气,望之寒凉,触之温热,点点滴滴,杂糅了文学的庄肃与家常的琐碎,是一个人的内外两体,让你既领略着一个作家精神内核的孤高,又不乏市井家常的温厚。其中,她在给夏志清的一封信里吐露,因被一种激情所驱使,放下手头正翻译着的《海上花列传》,一心考据起《红楼梦》来,“一洋”,嫌不过瘾,“二洋”“三洋”,写得撒不了手……

这一番剖白,激起巨大好奇心,连夜下单《红楼梦魇》。

翌日,书至,利用每夜临睡前时间段,一次次手不释卷,难以成眠,惊诧莫名。她的考据视角,奇崛,陡峭,难度系数,简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数列一般枯燥而新颖,触类又旁通——又该是何等热爱一部书,才如此疯狂地为之付出心血?纵横捭阖于戚本、庚本、脂本等各样版本里,所有脉络捋得条理分明路路畅达。她手里仿佛捏着一根通天神针,极轻易指出哪一回的内容,为后来所增补,以至造成前回内容的漏洞;哪一段并非出自曹雪芹之手,哪一段为脂批所代笔……

向以“红学家”著称的周汝昌先生读完这部《红楼梦魇》,也是自叹弗如。她在自序里直陈:近人的考据都是站着看——来不及坐下。至于自己做,我唯一的资格是实在熟读《红楼梦》,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蹦出来。

尤为惊诧的是,雪洞一样聪明的她,以高鹗自身情事作为旁枝,辨析后四十回里,高鹗对于袭人际遇之种种安排。直陈高鹗——“屡试不售,半世蹭蹬,正有个痛痒可揭”。她将高鹗的诗集端出,敲骨吸髓般分析他一生的脉络,他的得意与失意,他的屡试不

第,他的情感遭际等等,然后穿插着讲后四十回的人物命运走向,至此的千回百转,至此的妥帖安闲,好比秋雨漠漠里,独一人行于旷野,无边的木芙蓉,大面积的蓼草,正开着一生中最为景妍的花,所有的风声虫吟,都那么恰到好处地送到目前……

写这本书时的张爱玲,已然中年,一身秋意。读这本《红楼梦魇》,如听旧曲,满腹悲怆——初听不知曲中意,听懂已是曲中人。

自序里,她忽然坦荡地兜一个底——《红楼梦》《金瓶梅》,在她,是一切的源泉。

3

坊间一直流传钱锺书的超凡记忆力,但,通过一部《红楼梦魇》证明,张爱玲记忆力无与伦比的程度,想必在钱锺书之上。

写这本书,她不惜花去整整十年,像熟悉自己的骨骼经络一样。可西医总是反驳,人体根本无成经络一说。但,文学加上热爱,自然形成了我们精神的经络。

去年,读蒋勋剖析《红楼梦》小人物的《微尘众》一书,如出一辙的震颤。一个作家自然地俯下身去,看见了为常人所忽略的卑微人格,以丝丝入扣的体恤之心,分析他们,喂养他们,远送他们,一下叫人看见蒋勋柔软的灵魂。

《红楼梦》这部书,自面世以来,解铃人千千万,俞平伯版本持重老成,犹如阳台上一盆雁来红,是北雁南迁古已有之的秋意;白先勇的,我读得少,说不太好;蒋勋仅仅一本《微尘众》,让人读出了人性的至柔至弱,是单薄的蒲草倒伏于深秋的河岸,静等霜来;到张爱玲笔下,倒成就了一部波谲诡谲的交响,叫人打开了魔盒,各种器乐一起发声,叹为观止。

没有人舍得花去生命中的十年光阴去勘据一本书;有时,她也会一搁一两年之久不碰它;有时,偶遇拂逆,事无大小,只要“洋”一会《红楼梦》就好了。

她也无奈地自况:十年的工夫就这样攒了下去。一个“攒”字,不正体现着一个作家的孤行己意么?

4

一部自传体《小团圆》,一直打算重读……

简直提一把明晃晃的刀,随时随地将自己的肉,剔一下,刮一下,太痛了。又仿佛于高处窥视自己,不时发出哂笑。《小团圆》里,尽管她将“弟弟”写死了,将“母亲”的不堪悉数抖搂,可是,描摹任何人,论起狠的程度来,均不及对于自己的一二。

去年,重读《雷峰塔》《易经》——庾信文章老更成。一个人到了晚年,通体瘦得全剩骨骼,彻底抛弃语言密林的雍容,一个个由名词、动词构成的短句子,信息量非常大,宛如中国宋元古画大面积的留白,直抵一生望尽的苍老,也是隆冬的雪后残荷,徒留褐黑色枯梗,偶尔一两片叶,于生命的寒风里枯焦着,到末了,皆余白茫茫大水,生命的繁枝茂叶早已于深秋的壮年褪尽——寒来千树薄,秋尽一身轻。一个作家写到后来,就是解甲归田,是波澜壮阔之后的悠然见南山。

《易经》《雷峰塔》《小团圆》,看似她的自传体三部曲,分别涵括了她的

童年、少年、青年。及至壮年的她,独自一人深居简出于异国他乡,以整个家族为坐标,一点点将过往复原。其间,还孜孜不倦将23岁写就的中篇《金锁记》,扩充为长篇《怨女》,重改《十八春》为《半生缘》,创作短篇《色戒》《浮花浪蕊》《五四遗事》若干。

5

现在,枕边正读着的是她九十年代出版的《对照记》《边城》。

《对照记》,为晚年整理,一样的铅华洗尽。纵也寥寥数言,对于姑姑的笔墨,最为深情——这个一生缺爱的人,庆幸有一个姑姑给了她母亲般的陪伴。

早年的一篇散文里,她写自己被父亲毒打关禁闭,终于逃出,与母亲短暂相处,及至母亲又一次远走他乡,独留她与姑姑相依为命。一天,忽然想吃豆沙包,随口跟姑姑一说。到了黄昏,回公寓,见姑姑正在厨房忙做豆沙馅。终于,豆沙包蒸好,她一个人躲在厨房捧着豆沙包,吃到泪下……

到了母亲这里,终于和解,字字温情,直言母亲是个上学迷,自己看茅盾小说《虹》,读到三个女性入学读书时的情景,就会想起母亲。

到了父亲这里,骇奇的冷静,更多的悲悯:我父亲一辈子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未了拖长腔一唱三叹地作结。沉默着走了没一两丈远,又开始背另一篇。听不出是古文时文还是奏折,但是似乎没有重复的。我听着觉得心酸,因为毫无用处。

提及未曾见过的祖父母,除了对于文化基因传承的首肯,更添了一层山河骤变的阴郁严冷: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曾经的张家何等显赫,曾外祖父李鸿章给的陪嫁可以是整个一条街的房屋,到了外孙张廷重这一支,一点点败光,致使重外孙张子静结婚时,连女方要的一块手表也无力购买。张家的这一脉旁支,轰然断了。到了重外孙女张爱玲这儿,同样孑然一身,到底给中国文学史留下最灿烂的一章,几乎无人可及无人可攀。

《对照记》,古气,如同木匣子里翻出的陈年绸缎,拿到阳光下抖一抖,遍布樟脑的香气,字字句句,苍苍漠漠的。《边城》这半部单薄文字,前边的台湾一节,毕竟半个世纪的阻隔,不免有无以见的隔膜与生疏;但,至香港一节,终于有了汨汨的鲜气,仿佛只隔了一层布帘,一伸手,就能触到她这个人了,那么真切。

将这两样薄书读完,正是黄昏,我在北窗前站一会,西天青蒿色云带与玫瑰色云带相互交叠,处处深秋的气息,到底不负她一身秋意啊。

6

简直不能相信,这样一位才高之人,1995年中秋前依然在世。

1995年秋后的月亮,没能照见她。苏轼诗云: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当她不在,我们才开始一点点接触到她的文字,迟是迟了点,但月亮还是一样的月亮。

我们这一代能够读到她,都是迟来的恩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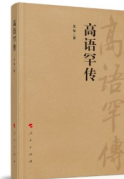
上架新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 59元
张芸译
《出走的人》
爱尔兰科尔姆·托宾 著



科尔姆·托宾不仅是杰出的小说家,更是细心的读者。本书梳理了威廉·巴特勒·叶芝、托马斯·曼、萨缪尔·贝克特、博尔赫斯、哈特·克兰、田纳西·威廉斯、詹姆斯·鲍德温等作家与家人复杂而幽深的关系。

人民出版社 79元
王军 著
《高语罕传》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健将,高语罕一生撰有《辩证法经典》《红楼梦宝藏》等著作30余部,文章500余篇,其中《白话书信》再版39次,为时代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传记经修订再版,史料详实,弥足珍贵,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成为研究高语罕生平、思想的重要窗口。

后浪·四川文艺出版社 68元
黎幺 著
《纸上行舟》



青年小说家黎幺短篇小说首度结集,包括《柒拾貳》《猛犸》《机械动物志》等八篇小说。所收录的作品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和递进性,它们经过时间的考验,诚恳地展现了一个写作者对文学的执念及其对文体的精细锻造。小说的语言绵密而饱满,召唤出一个个充满异质感的艺术空间。

上海三联书店 137元
黄煜文译
《伊斯坦布尔三城记》
[英]塔妮·休斯 著



作者以严谨的态度和全局性的视野,从史前时代开始,讲述土耳其与希腊、英国、俄罗斯等国家的纠葛与渊源,为理解当今时代的世界权力格局提供参照。本书让我们从地理、信仰、文化和军事的多重维度,重新领略伊斯坦布尔在人类历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百草园书店提供